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颜氏家训全译

〔北齐〕颜之推 著 程小铭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颜氏家训全译

〔北齐〕颜之推 著 程小铭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李立朴
封面设计 石俊生
版式设计 闵 英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 550001

通信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友谊路 186 号

电 话: 623202

颜氏家训全译

〔北齐〕颜之推 原著 程小铭 译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 9 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125 印张 325 千字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100 册

ISBN7—221—02821—4

/K·158

定价(平) 8.00 元

(精) 11.00 元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然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在全中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熔译注于一炉，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貌，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 50 种（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在书目的取舍上，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历史、地理、文学、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可朽巨著，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根据上述原则，我们对经部、子部之书选取较多；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而

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

1990年9月

前 言

儒家历来重视教育。家训，便是儒家知识分子在立身、处世、为学等方面教育训诫其后辈儿孙的家庭教育读物。早期出现的这类作品，如三国蜀诸葛亮《诫子书》、西晋杜预《家诫》之类，或者未能流传，或者篇幅短小、内容简略，对后世影响不大。至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成《颜氏家训》一书^①，分七卷二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②，兼论字画音训，并考证典故，品第文艺，内容全面而详备，立论平实而多切实用。作者写作此书，虽意在“整齐门内，提撕子孙”^③，但由于书中内容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儒家知识分子教育其子女的需要，因而得以广泛流传，对后世产生了比较普遍而深远的影响。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评此书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清人王钺在《读书丛残》中也称赞道：“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可见此书在封建社会一般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

此书的内容，涉及范围颇广，除《序致》一篇主要谈写作《家训》的宗旨外，其余十九篇则分别谈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大体说来，《教子》篇谈如何教育子女；《兄弟》篇谈如何处理兄弟

关系；《后娶》篇谈男子续弦及非亲生子女问题；《治家》篇谈如何治理家庭；《风操》篇谈在避讳、称谓、丧事等方面所应遵循的种种礼仪规范并评论南北风俗时尚的差异优劣；《慕贤》篇谈对待贤才应持的正确态度；《勉学》篇谈学习问题；《文章》篇谈文章理论；《名实》篇主张崇实而不务虚名；《涉务》篇主张接触社会实际，办实事；《省事》篇主张用心专一，不作非分之想；《止足》篇主张少欲知足；《诫兵》篇反对文人参预军事；《养生》篇谈养生之道。以上十五篇内容主要涉及个人在立身、治家、处世等方面所应遵循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除此而外，《归心》篇为佛教张目；《书证》、《音辞》两篇考证古书，涉及文字、音韵、训诂、校勘方面的学问；《杂艺》篇讲书法、绘画、射箭、算术、医学、弹琴、卜筮、棋博、投壶诸种杂艺，都属于比较专门的问题，也可视为对上述十五篇内容的补充。总的看来，此书各篇内容虽涉及范围很广，但大体不脱儒家思想体系的轨道。《唐志》、《宋志》将此书列入儒家，《四库全书总目》将此书列入杂家，是从不同的角度着眼，各有一定的根据。

二

《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531～约590以后），字介，琅邪（在今山东临沂市北五十里）人。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学者、文学家。颜之推的一生，正值我国南北分裂、割据的时代。从他出生的梁中大通三年（531）算起，到隋代统一，短短六十余年时间，北方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经历了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北周灭北齐，隋代北周等变故。南方经历了梁、陈两个汉族政权的更替，虽暂时偏安东南一隅，也遭受了侯景之乱，西魏陷江陵，隋灭陈等大的事变。在这六十余年的时间里，南北封建统治者互相攻伐，兵连祸接，百姓惨遭荼毒，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

些，颜之推不仅是耳闻目击，而且是身受其害的。

颜之推的先祖为北方士族^①。九世祖颜含于西晋末随晋元帝南渡，是“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之一^②，故“琅邪颜氏”在南方亦属“侨姓高门”。

颜之推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生于江陵（在今湖北省）。父亲颜协，曾任梁武帝第七子湘东王萧绎的王国常侍、军府的咨议参军等职。《梁书·文学传》称他“博涉群书，工于草隶”；《颜氏家训·文章》篇也称许他的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无郑、卫之音”。这对颜之推的文章风格及论文主张是颇有影响的。颜之推家“世善《周官》、《左氏》学”^③，他本人在青少年时期便“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④。梁武帝太清三年（549），颜之推十九岁，就担任了湘东王国右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可谓少年得志。梁简文帝大宝二年（550），颜之推二十一岁，正在郢州治所夏口（今湖北武汉）掌管记。侯景叛军攻陷郢州，颜之推被俘，例当见杀，赖人救免，被囚送建康（今江苏南京）。第二年，即梁元帝承圣三年（552），梁军收复建康，侯景败死，颜之推才回到江陵，任梁元帝萧绎的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奉命校书，两年时间内，得尽读秘阁藏书。梁元帝承圣三年（554），西魏军攻陷江陵，二十四岁的颜之推再次被俘，次年，被遣送弘农郡（治所弘农县，在今河南灵宝县北）李远处掌书翰。他不忘故国，蓄志南归，于北齐文宣帝天保七年（556）冒险逃至北齐，意欲由此返梁，但在北齐京都鄴城听到梁将陈霸先废梁自立的消息，遂绝南归之意而留仕北齐。从此时起，他在北齐过了二十年相对稳定的生活，先后担任赵州功曹参军、通直散骑常侍、中书舍人、黄门侍郎等官职，主持文林馆工作并主编《修文殿御览》。这段时期他在仕途上屡有升迁，然而身处险恶的官场，时时有被陷害甚至招致杀身之祸的危险。《北齐书》本传就称他“为勋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又，武平四年，侍中崔季舒等六人因谏止

后主赴晋阳被杀，颜之推也险受殃及。这些经历，都使他内心蒙受阴影。北周建德六年（577），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颜之推第三次做了亡国之人，时年四十七岁。周静帝大象二年（580），颜之推在京城长安做御史上士。隋取代周后，他在隋文帝开皇中被太子杨勇召为学士，不久便病逝了。他的生平著述，有《文集》三十卷、《家训》二十篇、《训俗文字略》一卷、《集灵记》二十卷、《急就章注》一卷、《笔墨法》一卷、《稽圣赋》三卷、《证俗音字》五卷、《还冤志》三卷。今存于世者仅《家训》、《还冤志》，又《北齐书·文苑传》中存其《观我生赋》一篇，另有佚诗五首。

颜之推作为一个高门士族的子弟，早传家业，知书识礼，却遭逢乱世，饱经忧患，三为亡国之人，性命几乎不保。他的这一特定的身世经历，铸就了他特定的思想性格，这些在《颜氏家训》一书中是有比较充分的反映的。

三

这里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谈谈《颜氏家训》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的某些思想。

与儒家经典著作中的正统思想比较，《颜氏家训》中的某些思想可以说是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扭曲。如果我们结合颜之推的身世经历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待这一现象，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因果关系：第一，颜之推从小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并终生服膺儒学，故他亦以此教育子孙，希望他们能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以求在社会上立身处世而不致倾覆。第二，颜之推身当乱世，饱经忧患，遂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惧祸心理，故他希望子孙能懂得现实社会中的利害关系，从而在乱世中得以全身免祸。第三，颜之推出身于世族官宦之家，祖上世代为官，自己也一生做官，故他希望子孙能保有既得的官宦世家的社会地位，不致

“沉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⑧。

上述三种思想常常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要想苟全性命于乱世，就应该远避官场的倾轧，这就与想保有官宦世家的社会地位的企图产生了矛盾；要想既保官又免祸，这就与正統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颜之推的思想发生某种程度的扭曲，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以下就《颜氏家训》中所体现的颜之推的这方面思想作具体分析。

关于颜之推之服膺儒学，这是不用赘言的。他在《诫兵》篇中有一段表明心迹的话：

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遍在书记。……顷世乱离，衣冠之士，虽无身手，或聚徒众，违弃素业，徼幸战功。吾既羸弱，仰惟前代，故置心于此，子孙志之！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颜之推不仅本人继承了他的先辈世代从事的儒学事业，而且希望子子孙孙都不要背弃这一事业。他用以训诫教育子孙的《家训》也是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的。但是，如前所述，颜之推的身世经历造成了他的某些思想的扭曲，与正統的儒家观念是不相协调的。

比如，在仁德和生命二者的取舍上，儒家正統观念所赞赏的是“杀身成仁”的态度。《论语·卫灵公》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作为儒家信徒的颜之推，在《养生》篇中也用过类似的话来教育儿孙：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生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

在这段话中，颜之推并举了对待生命的两种态度：“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所谓“不可苟惜”，也就是“杀身成仁”的意思，这样看来，颜之推的思想与《论语·卫灵公》中的思想并无什么大的区别。但是，我们如果通观《颜氏家训》全书，特别是《省事》、《止足》、《诫兵》、《养生》这几篇之后，就会感到颜之推训诫儿孙的着眼点，并不是在如何对待“杀身”的这一面，而是在如何“求生”的另一面。书中那些叮咛儿孙要知足退让，全身免祸的话，是说得既多而又恳切的：

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乎风尘，深宜防患，以保元吉。（《文章》）

铭金人云：“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省事》）

天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谦虚冲损，可以免害。（《止足》）

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养生》）

颜之推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人的生命时时受到威胁。我们从前述颜之推的经历中也可知道，他本人就曾好几次性命几乎不保。显然，这种坎坷的经历使他意识到，只有首先生存下来，才能谈到“述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⑨。但是，要想苟活于乱世并保持既有社会地位，又不违背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这实在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因为，在那个国家四分五裂，政权更换频繁的时代，为臣

属者不得面临忠于旧主和侍奉新主的痛苦选择。在这个问题上，颜之推的言行就显出了矛盾，一方面，他对北齐宦者田鹏鸾及鄱阳王世子谢夫人等不屈于敌，杀身成仁的壮举歌颂备至，而严厉抨击“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⑩，慨叹“何贤智操行若此之难，婢妾引决若此之易”^⑪；另一方面，他面对国家破亡，身为虏囚的命运，却是历仕萧梁、北齐、北周、隋，即可为旧主效忠，也可为新主尽力，他在《文章》篇中有一段话可算对自己“一生而三化”（《观我生赋》语）的行为的辩解：

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

颜之推在这里是化用了儒家“亚圣”孟子的话^⑫，伯夷不屈二姓，固然是高风亮节，伊尹对任何君主都可侍奉，也是负责的表现。既然“君臣固无常分”，则一臣而事二主，甚至三主四主，也就没有什么不妥了。话虽这么说，但颜之推以一个南朝汉族官员的身份，被俘后被迫在北朝为官，内心毕竟还是痛苦的。在南朝时，他亲眼目睹鲜卑军队给南方汉族百姓造成的灾难，到北朝后，又身受鲜卑武人的猜忌陷害，几及于祸，故他当时的心态，与当年伊尹之积极参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的为官，主要是出于资荫子孙、不辱先世的目的，而并不奢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与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参预政治的观念又是大相径庭的。即使对于子孙的仕宦，他也要求他们保持一种谨慎的中庸态度：

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望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覆也，高此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吾近为黄门郎，已可收退，当时羁旅，惧罹谤讟，思为此计，仅未暇尔。自丧乱以来，见因托风云，微幸富贵，旦执机权，夜

填坑谷，朔欢卓、郑，晦泣颜、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止足》）

乱世莫做大官，这段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中品以下的官，有一定身份地位，不致使官宦世家的门庭受辱，也就够了。高于中品的官，权柄过重，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容易遭致倾覆，应该坚决推辞不就，这就是颜之推总结自己宦海浮沉的经验得出的结论。

《颜氏家训》中表现得比较突出的另一个思想是重视学习、讲求实际。如果说颜之推反对儿孙追求高官、参与政治是为了全身免祸，以求在乱世中生存，那么，他勉励儿孙努力学习、重视实干则是为了获取谋生的本领，同样是出于在乱世中求生存的考虑。这方面的话同样是说得既多而且恳切的。如在《勉学》篇中就很明确地说道：

夫明《六经》之旨，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同篇中他还具体地谈到，那些在战乱中沦为俘虏的人，读过书的，即使是平民百姓，也可给人当老师；没有读过书的，即使是官宦子弟，也只能给人耕田养马。再从他自身经历看，由于他肯读书，有学问，故尽管朝代更换，他都照样做官。由此可以看出，颜之推勉励儿孙勤学是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的，因此，他特别强调学习必须讲求实用，而不是装门面。《勉学》篇中也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夫所以读书学习，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世人

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楹横而桷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

在颜之推看来，学习须结合实用：或者是加强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或者是提高处理实际事物的能力，如能断案、善治民、懂得造屋、种田等等。如果学习只是为了能高谈阔论、吟诗作赋，那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基于这种务实的观点，他对当时士族养尊处优、脱离实际、不事生业的弊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因为他自己是士族营垒中人，对这个阶层空疏无用的本质认识得很清楚，故其攻击也特别有力。如《涉务》篇就指出士族官员“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这些人平时都是“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城郊之内，无乘马者”，有的甚至从未骑过马，看见马嘶叫跳跃，就感到“震慑”，说：“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这些议论，都能击中要害，而使子孙痛感应世经务的可贵。

以上分析颜之推在其《家训》中表现出的某些突出的思想。概括地说，由于他出身于“世以儒雅为业”的士族之家，自己也一生为官，他从小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并终生服膺儒学，他身当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极端尖锐的乱世，饱经忧患困厄，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这就造就了他以儒学为宗，然而又远避政治、知足退让、全身免祸以及重视学习、讲求实用的思想性格。这就是我们阅读《颜氏家训》时所应抱的“知人论世”的态度。

四

《颜氏家训》作为一本在古代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著作，在许多方面都有其重要价值。

首先，本书所阐述的儒家伦理思想，有许多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作者之训家，意在使子孙能够继承先辈的事业，保住既有的社会地位。为此，他要求子孙恪守作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儒家思想所包含的各种伦理道德规范，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此立足于险恶复杂的社会而不致倾覆。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固然有不少消极落后的成份，但也包含了许多体现中华民族固有美德的积极因素。就本书而言，我以为以下方面是值得借鉴继承、发扬光大的：1. 重视教育，鼓励勤学。如《教子》篇强调对子女的教育要赶早，要严格要求，要一视同仁，这些都是符合教育学原理的；《勉学》篇鼓励子女靠勤学自立于世，而不要靠祖上的庇荫养尊处优；此外，书中论述学无止境、转益多师、学以致用以及种种治学之道，都很有现实意义。2. 重视家庭、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如《兄弟》、《治家》等篇宣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主张对亲友部属要乐于帮助、宽大为怀。这中间固然有不合今天时代潮流之处，但总的说来，这种以相互尊重友爱为特征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于我们今天调整家庭、社会人际关系以达到和谐，无疑是有其积极的借鉴意义的。3. 重视对儿女道德品质的培养。如《教子》篇教育子女不可为仕进而谄事权贵；《治家》篇主张儿女的婚配关键是注重配偶的“清白”，而不要去贪图权势之家的地位，搞买卖婚姻；《慕贤》篇说：“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省事》篇对以钱财、女宠通关节谋取爵禄的行为表示极大的蔑视；《名实》篇强调为人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而《止足》诸篇所强调的少欲知足的思

想，虽有其明哲保身的庸俗的一面，但如果把它看作对待名利所应持的正确态度，则也颇有可取之处，此外，书中论及躬俭节用、慎于交友、礼貌待客、爱护书籍以及主张薄葬、反对迷信等等，都值得今人借鉴参考。

其次，本书有较大的认识价值。书中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多有生动详尽的记述，读来饶有趣味。如《勉学》篇记载：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驾材也。

写梁朝士族子弟不学无术，靠祖上庇荫养尊处优，及至遭逢乱离，即陷于穷途末路的狼狈情状，可谓入木三分。同篇又记载梁朝玄风大盛的状况：

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元帝在江、浙间，复所爱习，召置学士，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

梁朝君臣狂热信奉道家玄学的行径，暴露无遗。

此外，如《教子》篇写北齐一位士大夫教儿子学鲜卑语、弹琵琶以谄事权贵的丑恶面目；《治家》篇写自己一位远亲弃杀女婴的惨酷场面；《风操》篇评述南北风俗习尚的优劣差异；《勉学》篇写俗儒之迂腐，以至当时的谚语讽刺他们“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名实》篇写某“贵人”服丧期间以巴豆涂脸，使脸上长疮，表“哭泣之过”的无耻行径；《省事》篇写北齐末年以钱财女宠通关节走后门以谋取爵禄的末世颓风。凡此种种，都可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社会的世风习尚，提供我们以知人论世的可靠依据。

第三，本书具有一定学术价值。颜之推作为“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③，他的《颜氏家训》除以儒家思想训诫子孙外，还大量记载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评述历史人物和事件，这些都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用的资料。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点的，是《书证》、《音辞》、《杂艺》、《文章》等篇。

《书证》篇考辨古书文字词义，纠正古书中的错误，颇多精到之处。在这方面，颜之推不仅能引证群书，而且能以方言口语或实物进行印证。比如他考释《诗经》草木“荼”：

《诗云》：“谁谓荼苦？”《尔雅》、《毛诗传》并以荼，苦菜也。又《礼》云：“苦菜秀。”案：《易统通卦验玄图》曰：“苦菜生于寒秋，更冬历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则如此也。一名游冬，叶似苦苣而细，摘断有白汁，花黄似菊。江南别有苦菜，叶似酸浆，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时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释劳。案：郭璞注《尔雅》，此乃藏黄蔞也。今河北谓之龙葵。梁世讲《礼》者，以此当苦菜：既无宿根，至春方成耳，亦大误也。又高诱注《吕氏春秋》曰：“菜而不实曰莢。”苦菜当言莢，益知非龙葵也。